

蝸牛與雨林

這輩子第一個教我辨識蝸牛的人，是國一的生物老師，但我還沒看清楚蝸牛的樣子，牠就被我踩死了。

晚上回租屋處的時候，看見一群小蝸牛在路上爬行。在感應探照燈之下，一群緩慢移動的褐色斑點，幾乎要與黑灰色的板岩地磚融為一體，若不是牠們拖著一條條黏液在光的反射中晶晶發亮，我可能毫無自覺，一腳踩扁牠們。

停下腳步，靠著那些黏液辨認出蝸牛們的位置，牠們總是無聲移動，在每個濕潤的夜裡。我注意到了，蝸牛必然是在水份充裕的時刻出現，將要下雨的傍晚或下過雨的清晨都是聲聲召喚，生物與生俱來對溫度與濕度的敏感，使牠們非常準時。小心避開那一個個殼，我用腳輕輕踢了一下其中一個斑點，牠遲鈍的縮進殼裡，不動。

太慢了，這樣一定會被其他動物吃掉的。

這些隨處可見的蝸牛，我曾經替牠們畫過圖，寫過筆記，但內容早就忘了。雖然不知道牠們的學名，也不知道是哪個種類，界門綱目科屬種我永遠無法正確定義這些文字，只能從外型猜測，這些小而扁的蝸牛非常普遍，不過一定比螺狀的大蝸牛還弱勢許多，據說連螢火蟲的幼蟲都是大蝸牛的天敵。反正，這樣的生物大概在食物鏈的底層吧。

這輩子第一個教我辨識蝸牛的人，是國一的生物老師，他的生物課也是戶外教學課，常帶班上到附近公園去尋找昆蟲與植物。我唸的國中是以升學率出名的私立學校，對大部分的學生而言，上生物課簡直是天堂，因為到戶外觀察昆蟲比待在教室裡寫考卷好太多了。老師很年輕，當完兵不久開始教書，他對教育滿腔熱血，有一雙每次談起自然就會發亮的眼睛，這些在其他老師身上看不見。不只我，很多人都覺得他不像老師，像大哥哥。他的聲音我還記得，是壓扁的中低音可是語氣很和藹。還有他總是乾淨清爽，有一股我說不出的，非常好聞的涼涼氣味。他的臉，在我的記憶中卻是一片模糊。生物老師教了我們一年就沒繼續教了。

每當想到生物老師，我接著會想起安婕。她是我大二時期的女房東。長得很好看，五官深邃，是東方女人少有的野性美，臉龐乍看有點像面無表情的莫文蔚。她的冷然不是嗤之以鼻，對世間冷漠的那種，是純粹的冷靜。彷彿做一點喜怒哀樂都很費勁。我常在她面前抱怨台北的天氣有多糟糕：「下雨有一種霉味，我以為自己發霉了。」當我搜刮腦中各種形容，描繪窗外的綿綿陰雨的時候，安婕總會點根菸，不冷不熱的說：「妳跟我說有甚麼用？」

當然是沒用，不過那根菸很有用，菸味驅除了一室霉味，非常有效將那潮濕的黏膩腥味壓下。安婕抽菸的樣子很好看，我喜歡她抽菸的時候，主要是她有雙好看的手：蜜糖色纖細的手指，指甲整潔有光澤，膚質細緻一點疤痕都沒有，雖

然手掌略大，但肌肉分布均勻，有力道。這樣完美的手是上天賜予，絕對要極盡所能做些好看的事，而抽菸的姿態讓安婕的手變得更好看了。手指漫不經心的夾著雪白的菸，裊裊煙霧撩撥著空氣，煽動著其他男房客心神飄盪。

當她夾著菸，以那低沉慵懶的嗓音跟男房客們催繳房租時，這樣看著就是享受，像極了王家衛的電影。每次我這麼說，安婕會露出難得的笑容：「小張，妳這樣說，房租也不會便宜一點。」事實上，安婕的租金是這附近最便宜的，而且男女不拘，可養寵物。雖然她與房客同住，但完全不干涉房客，這房子對她而言彷彿可有可無，窩在家裡好幾天，又忽然神秘失蹤數周。她甚麼都沒說，常替換著香水，我猜她應該斷斷續續談著戀愛。

現在的租屋處在民宅二樓，我以為，從後院的獨立樓梯上樓，應該可以與住一樓的何太太相安無事。哪知道這是噩夢開始。

首先，回房的路線很曲折：走進大門（六十幾歲的何太太永遠都會在客廳以眼神掃射每個人，好像我們將要犯法），走過前庭從屋旁小徑走到後院（我稱之為熱帶雨林），繞過那些大大小小的盆栽，彎腰抬腿避開錯綜複雜的枝葉（有時何太太會緊跟在後面），最後終於從室外獨立樓梯上樓。二樓，打開嶄新的白鐵烤漆門，左手邊第一間。

每次回房間的路線都像森林探險，我不懂，這個庭院明明極其擁擠，占據大部分空間的盆栽卻只增不減，那一盆盆花卉與樹苗，還有那幾棵營養不良的芭蕉與木瓜樹！它們長得實在太矮了，以致於每次經過都要低下頭，以免被闊葉打到眼睛。不只我一個房客抱怨後院越來越難走，但何太太只會敷衍，順便提醒我們放輕腳步，別踢到她精心栽培的山茶花。住在這裡剛滿兩個月，我非常不習慣。上一個房東安婕雖然與房客同住，但她身上有股奇異的特質，隱隱散發著性感，這樣的神秘讓人愉悅。

再看看眼前這個老女人。「真噁心……」何太太的五官有點像河馬，小小的眼睛拉長的臉型，更別說那臃腫的身體將碎花上衣撐到變形，她正蹲在院子一角抓蟲，雙手戴著塑膠手套，穿著雨鞋，一連長串的咒罵被嘴上的口罩篩成語焉不詳的高亢分貝。

我默默走過她身邊，「張同學！」實在討厭她這樣叫喊，因為那種語氣好像拐著彎罵我髒。

「張同學，妳沒有關燈！」她指著二樓我房間窗戶透著光。

「喔……」

「張同學，妳應該要更謹慎才對。」她小心抹去塑膠手套上的泥巴，站起來走向我。「妳是要當老師的人欸，應該要更注意這種……」又來了，我扔下一句：「我出門一下就回來。」快步離開。

這隻河馬煩斃了，下個月就搬。下個月就搬。這個月第七十八次我對自己說，雖然知道唸到第七千八百次也無法實現——我負擔不起靠近學區的房子，重點

是，因為短期實習，我只待六個月。現在的房東何太太，看在我是實習老師的份上，勉強同意讓我租半年。今年九月搬離安婕那兒不久，我開始國中實習老師生涯。住兩個月的地方當然比不上兩年。有時夢中驚醒，看著蒼白的天花板，有幾秒鐘我以為還置身在那六坪雅房，直到迷濛的視線掃過像腫瘤的壁癌，瞬間清醒。

這是一間水泥隔間的四坪雅房，一個月五千只含水費不含電費，有對外窗但會西曬，有冷氣與獨立電錶且一度電四點五塊。走出巷口右轉十分鐘抵達我實習的國中，走路七分鐘就是捷運，我大部分時間在兩個學校之間跑，不是在實習單位就是回大學匯報成果，放假時間也去圖書館或朋友家。回到雅房往往只為了沖個澡，倒頭就睡，盡最大能力節省電費。在安婕那裡，沒事就窩在客廳沙發上的日子，彷彿是很久很久以前。

走出便利商店，外套兩邊口袋各揣著一盒 Salem，鑽入其中一個巷道才動手拆包裝，要是給家長或學生撞見就糟了。就著昏黃的路燈點菸，我抽的是假菸，纏繞在口腔與鼻腔中央的薄荷氣味很微弱，淺嚐輒止，口腔只是中繼站，那些氣體絲毫未真正進入過身體。一次又一次，我凝視薄荷涼霧在暗夜中裊裊升起，收攏成一團朦朧，似影浮現，轉瞬成空。

抬起手臂，仰頭逆著光看自己的手，那手勢的暗影於是落在臉上，透過這角度，指間微弱紅光是這夜空中唯一的星光，我眯起眼睛。燒灼痛感突地狠狠的嚙咬手指，我猛然扔掉快燃盡的菸蒂，瞥見自己的影子被拉得老長，有隻貓輕巧踩上我的影。

——安婕的小貓現在多大了？我想起她收養的流浪貓薯薯，棕灰色雜毛米克斯，約六個月大就被安婕撿回來，非常可愛。那隻貓一直對著我叫，牠乖順的叫著，不停誘哄我靠近。我順便再點一根菸，而牠沒有逃走的意思，晶亮的瞳孔閃著琥珀色的光芒。走近看清楚那毛色與身形的瞬間，失望湧現——是那種路邊隨處可見，黃白紋路的虎斑貓。「喵。」我的口中吐出薄荷氣味的雲朵。牠驚恐倒退，我注意到牠的足部是白色，像穿著四隻短短的白襪子。「白襪子。」我看著牠在離我兩公尺處停格，無聊的笑了：「妳就叫白襪子好了。」

住處不能養寵物，我回到買菸的超商買了一個包子，白襪子在巷口徘徊，一聞到食物氣味又朝我靠近。我無意飼養，但我已經幫牠取名字了。白襪子進食時不失優雅，即使很餓也不能粗魯，我猜是位淑女。

——如果我有自己的房子就好了，想養什麼就養什麼。何太太全副武裝在她的後院除蟲的樣子驀地闖入我的思緒。為了驅趕那畫面，我只好破了戒，再抽一根。想起明天的教案，我的指尖有第四度伸向菸盒的衝動。不太妙，實習才剛開始，我的菸癮有越來越重的趨勢。

在台北市區步行難以輕鬆，雨天尤為明顯，每走過一個街區，都會殘留著上個街區味道的渣渣。整個城市溢出的氣味太多太複雜，從地表從水泥從微風從車陣從聲音，無所不在的釋放。嗅覺不停撿拾記憶，使得呼吸越來越沉重，我以為

吸入的是混濁溝水。國中生物課本寫著：每呼吸一次，就是一次全身血液循環。然而一想起血液裡可能含有這樣的味道就覺得噁心。難以想像這樣黏膩空氣進入呼吸道與肺葉是什麼感覺——好險沒甚麼感覺，否則我會盡可能停止呼吸。我試著屏住呼吸，心中默算可以維持幾秒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第四十秒，胸口隱隱作痛，放棄。以前最高紀錄可以一分鐘都不呼吸呢。白襪子舔著自己的身體，牠似乎不在意我又多抽了一根菸，適應力還真強啊，牠不怕了。

生物老師也不怕。

那個我想從此封印在記憶裡的下午，全班依舊在公園快樂上著生物課，在那些笑容之中唯獨我聞到了，我聞到自己圍繞著汗濁的血的氣味，一點點漫出來，直到經血濕透我的運動褲。我瞬間成了兇手，以氣味謀殺美好的生物課的兇手。

「張筱妍好噁心喔。」

「張筱研怎麼了？」

「是那個來吧。」

無論他們知道或不知道都無濟於事，我孤獨無依浸在血的氣味裡，那遠比身穿一件血色印記的褲子還讓人難以忍受，記號可以遮蔽可以掩飾，但氣味不能。在眾多揣測嫌惡的眼神裡，生物老師泰然自若朝我走來。「繼續上課，女生妳們不用那麼緊張吧，這是很正常的現象啊！男生啊，你們以後交女朋友也會遇到這件事，沒甚麼好大驚小怪的。」他跟其他女同學借了運動外套要我綁在腰間，「張筱妍，跟我來一下。大家不要亂跑，班長，幫我管秩序。」

我抓著腰間的外套，不敢接近他。我們一前一後離開公園，走到附近的超商，他轉過身：「怎麼了？」

我搖頭。

「哪裡不舒服嗎？」

我搖頭。

「那妳……」

「老師，我很臭。」我低著頭看自己沾上泥巴的鞋。他沒說話，過了幾秒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。「不會啦。」

「老師我真的很臭，我自己都聞到了。」他蹲下身，看著我的眼睛：「沒有啊，我鼻塞，甚麼都聞不到。」我就是在那個時候聞到老師身上的味道，淡淡的，涼涼的，我無從辨識的好聞氣息。

空氣濕度開始改變，所有感官似乎在表層肌膚開啓感知。這個時候我喜歡摘下眼鏡，讓視覺變得遲鈍。我消極反抗，假設自己視力退化的某種生物，讓視網膜的影像在五百度近視下解析出一個安全的輪廓。模糊的世界能給我安全感，看不清楚每個人的表情與五官，就像膜一樣包覆著，薄而透明輕盈，從這膜到那膜，滲透或阻絕。就這樣裹著膜在城市呼吸，鼻塞也是件幸福的事。我慢慢走回租屋處。

「妳爲什麼想當老師？」我又想起安婕這句話。我忘了那時天氣如何，空氣如何，溫度如何，只記得滿客廳都是她的煙味，氣味之強烈好似整個空間正在燃燒。她斜靠在牆上，我的報告舖滿了客廳的大方桌，我在筆電前掛著黑眼圈打報告。

「沒爲什麼，就是想當。」我很敷衍，只想著如何掰出流暢又專業的字句。

「妳沒想過這個問題嗎？」這個問題有甚麼好想的？我終於趕在死線之前寄出報告。鬆了口長長的氣，往後癱倒在沙發上。

「一定會有理由吧。」安婕把菸捻熄，「分數剛好可以上師大是理由、家人逼迫是理由、有教育幼苗的責任感是理由、喜歡的男生在師大也是理由……」

「有啊，我曾經有理由。」我打斷她：「可是我忘記了。」

關於安婕失蹤那一天——這句話明顯有語病，因爲，要怎麼得知一個人消失的精準時間呢？那個像莫文蔚的美女安婕；抽菸的姿勢很美的安婕；手指很好看的安婕；養一隻貓名字偏要叫薯薯的安婕；請大家喝她榨的柳橙汁的安婕；我的房東安婕；最後像王家衛電影中的情節那樣消失的安婕……最後一次看見她，是清晨。

是的，清晨。那時我似乎爲了一個大報告忙得天翻地覆，在同組的同學家熬夜到早上五點，本想在她那裡休息一下，會認床的體質下意識抗拒陌生的枕頭，只好回家。打開門就看見安婕像幼蟲的一樣蜷在沙發上，鼻息發出嘶嘶的聲音。桌上玻璃菸灰缸滿滿菸蒂，還有幾個紅酒空瓶，我打開落地窗，從陽台探入的微風解救一室困頓的菸味。電視沒關，是電影，播著似曾相似的港片。

她頭髮很亂，原本柔亮絲綢質感的酒紅色睡袍，皺得像在酒精中浸泡太久導致纖維扭曲糾結。即使是這麼狼狽，但安婕的存在奇異的將凌亂構成性感。她房門沒關，貓咪薯薯在床上酣睡，我從房間拿了涼被替安婕蓋上。她睜開眼睛。「幫我餵貓，這幾天。」

雖然我是實習老師，但我相當同意老師這個行業是很惹人厭的——何太太就是退休國中英文老師。升學主義至上中學生涯使我對英文老師沒有好印象，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六年。諷刺的是，我現在的工作就是走進校園。

何太太有完美的退休教師生涯——先生在美國兒子在上海，偶爾到這兩地渡假；有豐厚的薪水與老練的資歷；說話大聲清晰有潔癖；凡是按照規矩來認爲自己很講道理；對房客苛刻穿藍色上衣加入慈濟。她最常掛在嘴上的兩句話，一是：「現在的年輕人啊……」另一句是：「我兒子在大陸……」像造樣造句開頭，後面置換不同的話語。我以此告誡自己千萬不可像她一樣，成爲這麼可悲的人。這個職業也許受人尊重，但職業病完全讓人反感。我能理解何太太的兒子爲何一年才回來兩次，老師加上母親，這兩個身分互相重疊將會是怎樣可怕的事。

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爲我目前的身分，何太太對我格外「關心」：夜歸會唸我、

隨手不關燈會唸我、假日晚起會唸我、看見她不打招呼更會緊追不放的唸我……比我媽還囉嗦！

一開門就看見客廳燈火通明，糟糕，我忘記今天有周日午夜劇場了！果不其然，何太太穿著睡衣站在前門門口，以指責的眼光看著我。「張同學，怎麼又這麼晚回來呢？妳這樣生活作息真的很糟。」

我煩躁說：「先去洗澡了，晚安。」她還在後頭碎碎念：「快十二點了耶！妳有幾次還是半夜三點回來別以為我不知道，我是為妳好才勸妳，真的，這樣要怎麼當學生的好榜樣？」她的話準確擊中正要開門的我。我停下腳步，不動。直到她離開才下樓，走到屋側小徑，瞪著前院，客廳的燈光像水一般在前院地面上流動。片刻，我轉身走向後院，隨便伸腿一踢，好幾個倒下的盆栽泥土四處散落，我的心情立刻變好了。在那些灑落一地的鬆軟泥屑旁，我又看見一群蝸牛在下過雨的潮濕地面爬行。

因為不想弄髒鞋，我踮著腳，小心避開那些難以辨識的褐色斑點，但儘管放輕腳步，卻看不清泥渣裡的蝸牛，踩下的瞬間有輕微的聲音，有東西碎裂了。那是極輕微的只有在夜晚才能聽見的清晰聲響，隔著帆布鞋橡膠鞋底，我感應到某個物體在一秒鐘內壓裂，解體，散開。

那個差點毀了我的世界的下午，被生物老師順利解救了。離開便利商店，我拎著一個牛皮紙袋，老師的外套口袋也揣著什麼鼓鼓的，世界恢復乾淨清爽。「張筱妍妳看蝸牛。」還沒看見蝸牛，先感覺到腳底的碎裂。有好幾秒鐘我們都沒說話，彷彿為來不及被看見的生命默哀。我挪開腳，老師看著那破碎的漩渦，蹲下：「這是扁蝸牛，台灣最常見的蝸牛之一，妳看牠的殼是右旋順時針……」我站著，輕易看見他頂上烏黑的髮旋

「老師你有女朋友嗎？」我用力磨蹭鞋底，想蹭去鞋底的髒汗。

「……才不告訴妳，小鬼。」我凝視那個年輕老師的笑容，此時我依然回想不起來他的臉孔，只記得他的聲音，不是快樂的。他是這輩子第一個教我辨識蝸牛的人，但我還沒看清楚蝸牛的樣子，就被我踩死了。

我曾經看過一篇有關蝸牛的文章，作者童年時就是靠撿拾蝸牛賺零用錢的。那是個豬吃蝸牛的年代，孩子們在田野間撿了蝸牛就往手上的袋裡扔。一水缸爬滿了蝸牛的景觀很驚人，他們就這樣將抓到的蝸牛一顆顆扔進缸裡。蝸牛是活的，作者說，當那蓋住的木蓋被移開的瞬間，排泄物與蟲屍的惡臭像沼氣一般衝撞而出，逼得圍在缸旁的孩子倒退三步，有些受不了那恐怖的氣味，在路旁大吐特吐；蝸牛是活的，但在缸中擠壓堆積的蝸牛大部分是死的，碎裂的殼黏稠的身體，死成一團。我能想像牠們真正死在一起、水乳交融，濃得化不開的一攤汁液。死亡可以如此親密，我多麼羨慕這樣的死法。

但人畢竟不是軟體動物，我們再緊密擁抱都會有縫隙。那種完全肌膚貼肌膚

甚至緊咬不放的狀態是不可能實現的。除非人沒有骨骼，柔軟一如蝸牛。

薯薯的離開，是安婕消失後兩天，我以為只是尋常的習性發作，沒想那麼多。但兩天三天四天過去，貓糧沒有動靜，紗窗沒有動靜，貓砂沒有動靜，沙發皮上沒有新的抓痕……有個預感告訴我，牠去找安婕了。也許薯薯知道安婕在哪，過了半個月還沒動靜，我貼出尋貓啓事。但甚麼消息都沒收到，租約到期後，換我不得不離開。

早上匆匆梳洗後出門，一打開鋁門就是迎面而來的暴雨：不是轟隆作響的颱風雨；也不是細碎囉嗦的毛毛雨；更不是突襲軍隊式的雷陣雨。像瀑布一樣滂沱，霸道披掛在眼前屋簷上，還沒出門身體就被濺濕了。不似一般的雨還帶來扭捏溫熱的溼氣，這樣的大雨反而爽快，陣陣清涼。我看見何太太穿著黃色雨衣，在後院焦慮來回，這場正義之雨正在轟炸她邪惡的熱帶雨林，接近打擊犯罪的暢快讓人很爽。穿上雨衣後下樓，她忽然叫住我：「張同學，今天台北市不上課不上班！」我一驚，掏出手機果然看見同事的簡訊，雨太大了已達停課標準。

雨聲讓聽覺退化，雨勢削弱視覺的敏銳，潮濕的房間侵襲而來陣陣涼氣，我縮在房內看教案。忽然想起昨天那一群蝸牛，不知道現在在院子哪個角落躲雨，這麼狂暴的雨，牠們會不會淹死呢？當一群蝸牛集體沖向水溝進入下水道時，牠們的殼會不會塞住排水孔呢？

「淹水了！」隱約聽見有人在叫喊，有幾秒鐘我以為想像成真，蝸牛真的堵住排水孔了。「淹——水——啦！」牆小小震動，有好幾個房門打開了。我假裝沒聽見，直到隔壁的女生尖叫：「水——淹起來了，幹——有蟲！」

雨災非同小可，而且有變本加厲的趨勢。我在陰涼的房內看網路新聞，示意圖中的台北盆地果真裝了一盆子水，上天傾倒暴雨使水位咕嚕咕嚕往上爬水面漂盪著房子車子與人，這盆地太淺，就快漫溢出來了。暴雨形同水牢，將我監禁在末日氛圍中，此時我衷心祈禱白襪子不會有事。開窗點根菸，如果水能傳遞氣味，希望這菸味能到牠身邊，告訴牠我在這裡。就在這裡。我會養牠。

搬離安婕那兒後，我曾經回去過，希望能有她跟薯薯的消息。「B棟三之一的房東？噢，妳是說那個年輕的葛小姐嗎？」警衛邊看報紙邊說：「她上個月請人把房子賣掉了，現在還有沒人住，再過幾天新屋主就搬來了。」賣掉了？有看見她的貓嗎？灰色米克斯，小小一隻大概六個月——「等一下同學。我記得那個葛小姐好像有信，妳幫我交給她，要不然我還是得扔掉，占空間。」

百年難得一見特大豪雨登陸台北，雨的最終目標彷彿是要摧毀熱帶雨林，後院體無完膚。雨勢漸緩，徒留滿地爛泥與殘枝敗葉，以及一個終日失神的老女人。她那樣的表情反而讓我無法高興起來，嘖嘖。

因為水質混濁，台北市區必須時段性分區停水長達一個月，何太太主動減免

這個月房租五百元。因此當她懇求我幫忙清理前後院時，我沒有理由拒絕。那曾經猶如雨林般誇張的後院；繁盛冶豔的花朵；恣意生長妨礙動線的闊葉；夜間釋放濃郁香氣的白色小花；何太太偶然請我們吃的酸澀小番茄……全部化成烏有，後院像暴雨啃食後的碎骨殘渣，剩下消化不良的腐壞植物，惡臭在空氣中瀰漫。我有點反胃。但我沒說話，不想跟錢過不去。

就在芭蕉樹與朱槿花之間的地面上，我睜大了眼，看見一群蝸牛圍住一灘褐色汁液，像訓練有素的突襲軍隊，爬行於濕滑腐土上以柔軟的口器舔舐吮咬，鑽入其同類碎裂的殼中緩慢啃食。我聞到了，生物正在腐壞的，屬於死亡的味道衝撞而來。

「張同學，我知道你們都不喜歡這些盆栽。」

「這些盆栽我養了很久。」她背對著我，用長柄刷用力搓著板岩地。

「慈濟師姐跟我說，好好照顧一個植物，可以淨化心靈……」何太太很平靜：「每當我知道我老公有外遇時，我就種盆栽，我覺得，這很有效。」那群蝸牛在同類的屍體上開始交配。

我終於忍不住，衝到一旁乾嘔，扶著牆面身體不住劇烈顫抖，我抖著手點起菸——媽的打火機怎麼都點不著，我希望大口吸入菸草使薄荷涼霧滲透我的肺葉，最好毫無保留的填滿。有隻手伸過來替我掩著，終於順利點起菸。我看見何太太放下長柄刷，看著我。她朝菸揚了揚下巴，我給她一根。她吸了一口，竟然把菸全部吞進去，開始狂咳，「咳咳咳咳咳——妳不知道，植物真的可以讓人——咳咳咳——」我完全沒想到她不會抽菸——雖然她看起來就是不會抽。何太太咳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，咳得眼淚直流。

搬離何太太家的那天，我拾起最後一件行李，走到客廳歸還鑰匙。何太太叫我坐下，遞了一碗小番茄給我。「這是我唯一種成功的水果。」我搖頭，她也不強迫，慢條斯理自己吃起來。

「何太太，那我就先……」

「這番茄真甜。」她把碗推向我。

我只得吃下外遇的果實，不過，確實很甜。

「我已經想好了，要把院子重新改造。」她邊咀嚼邊說：「我要在後院弄一個魚池，還要種葡萄，前院重新打掉做車棚……對了，妳實習結束以後就回家鄉了嗎？」

「嗯，回去找工作。」

何太太又伸手拿了一顆小番茄，塞進嘴裡。「張同學，妳要好好做一個老師。當老師要有很強的責任感，知道嗎？」又來了，難道連最後幾分鐘，她都要碎唸嗎？我準備起身告辭，她沒攔阻，繼續說：「十年前，我小兒子，曾經當過老師，可是後來，他自殺了。」

「這是最壞最壞的示範。」

「他唯一教過的那些學生，差不多像妳這麼大了吧。」

「我兒子以前喜歡抽的菸，味道跟妳抽的很像，他以爲我不會發現，怎麼可能呢，那種味道，無論你在外面晃蕩多久都不會散去的。」

是薄荷。

世界忽然變得極其清晰，連空氣中的微塵粒子飄移的軌道都歷歷在目，撕開那層膜以後血肉模糊，真皮層滲著血的肌理細紋在瞳孔被放大，放大，放大。真相以無比殘忍的姿態逼近我的視覺，我不得不看見。

我看見生物老師在飄盪，像浮萍一樣。面部朝上，臉孔腫脹變形，俊逸的五官都糊成一片，我認不出那是他。只是忽然聞到屬於他身上的，那淡淡的，好聞的，薄荷煙味。

儘管那條河很大，味道很臭。

儘管那天人很多，可是沒人阻止他，撈起他。我邊喊著老師老師在岸上追著他跑，跑出一身汗快要窒息卻沒辦法追上，眼睜睜看著他沿著河流飄著飄著飄著……最後消失在視線盡頭，消失了。

警衛給我一張無人認領的明信片，地址是安婕家，收件人卻空白，除此之外隻字片語也無。郵戳模糊難以辨認，唯一的線索是明信片背面的風景，一組瀑布。在山一般高的鬱鬱森林中，披掛著一個個巨幅的雪色瀑布。天氣晴朗，顯得明信片上的瀑布更巨大，彷彿連觀看這張明信片都會被濺濕。飽滿的水聲在聽覺裡四濺，水氣氤氳，濕氣鑽入呼吸，一個畫面從我腦中浮起，是如此熟悉。

那天，清晨微光溫柔照入黑暗的客廳，電視螢幕發出幽藍的冷光，那是離我存在的世界最遙遠的地方，你必須要穿透海洋，穿透土壤，穿透堅硬，穿透所有悲傷，穿透所有漫長時光，才能抵達的，遠方。我彷彿看見安婕閉著眼睛，就在那瀑布旁。

我還看見後來，生物老師順著河流抵達瀑布，穿透迷濛水氣，穿透血腥的雲霧，穿透一束束陽光，穿透飄渺的彩虹，漂亮的，一躍而下。